

散文組 優選獎

# 我睡覺的時候

馬尼尼為



## 馬尼尼為

---

### 個人簡介

---

馬來西亞華人，苟生台北逾二十年。美術系所出身卻反感美術系，三十歲後重拾創作。作品包括散文、詩、繪本。《帶著你的雜質發亮》、《馬惹尼》、《詩人旅館》、《老人臉狗書店》等十餘冊。曾任臺北詩歌節主視覺設計，作品入選台灣年度詩選、散文選，獲國藝會文學與視覺藝術補助數次。於博客來 OKAPI、小典藏撰寫讀書筆記和繪本專欄。獲 OPENBOOK 好書獎：年度中文創作、金鼎獎文學圖書獎，獲選香港浸會大學華語駐校作家、桃園市立美術館展出和駐館藝術家。

---

### 得獎感言

---

得獎對我像是一個鄉巴佬進城的感覺。

不過我不敢去想、不敢停留。

賣文的路辛酸，不能回首。半路出家的人，感觸特深。

感謝臺灣。

我睡覺的時候就是去了一個新的地方。所以我也算去過很多地方，回過家很多次了。

我就睡在這裡，靠近我們的稻田。通往北方的火車，很多都荒廢了。我媽媽叫我洗菜。洗掉農藥，搓掉農藥。一把兩塊錢的菜，葉子一小片一小片地拔掉。掃掉狗毛，洗掉農藥，這就是不要死去的意志。貓的唇形一絲不掛在我面前，雜毛叢生。她出生六年了，起床六年了。我睡醒就看到這張臉。從牠的頭上我就看到了海。

我是一個稀有的人，有不會賺錢的天賦就是，有跟貓睡覺的天賦。除了這裡，我沒有可以去的地方。這裡桌子沒擦、昨天的殘局、昨天的垃圾、廚餘，還在房子裡，我還是照睡。一個人一天要處理的事是這麼瑣碎，因為我沒有好命到可以不用做家事、不用顧小孩。那些人，妒嫉到我眼睛掉出來，那些不用自己顧小孩的人。所以就不去想。每天到了傍晚家裡已經開始不成形，晚餐後更是坍塌。狗毛、貓毛、加上小孩掉的食物碎屑、湯汁、可能還有噴嚏、那些動物沒舔乾淨的屎刮在地板上。我沒有掃地機器人。我自己就是清潔工。每天的家事量很大。在人生總數裡會佔掉一個可怕的數字。每天晚上十點不到我就想睡了。連滑手機的力氣也沒有。

自然光的床上，我就想睡。每天吃完午餐，我就想睡。那個時刻胸無大志，萬事以睡為先。睡起來都可以搞定。自然光的房間，我掛的是老家扛回台北的窗簾。舊的，我在二手店挖的。自

然光的床上，我就回到小時候的家裡，赤道的房子。每天我走到陽台，才會覺得自己醒了。台北的房子去它什麼南北向最好，被四面八方擠在中間，完全沒有東南西北了。不只四方、上下、對角斜滿滿都是房子。我就睡在台北這市值一千五百萬的大倉庫。

我只有睡覺的時候可以離開這裡。我的兩隻耳朵睡得很好，兩隻眼睛睡得很好。不過我一定要和動物一起睡就是。有那些軟軟的毛，就可以輕易到另一個地方。我在睡覺的時候去過機場、回過老家很多次。去過很多地方都忘光了。當我醒來，抱上我的貓，我又可以做那些徒勞的重複了。由貓來支撐春天、支撐家事、支撐腦幹、支撐我的多巴胺。

碗從早放到晚亂七八糟地丟滿整個水槽，冷氣壞了還沒力去叫修。我就照睡，正對著電扇睡去。我就去了很多地方。借一條船、借一棵樹、借一條路，我就在那裡跑了，我就在小時候的搖籃裡了。天色一點一點變暗，人一點一點增強，增強自己活著的能力。很快光就退了，很快就要下雨的樣子，而雨終於抵達了我的身體。我在浴室每天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，就算沒有和外人見面，這就是活著，邊洗碗邊開火煮綠豆就是。我吸了貓的土色黑墨汁，直到她一腳踹開我也是。這些常見的東西就是活著。

我在被他們鄙視的時候，就睡在這裡。省電不開冷氣。熱壓在我心臟。我一天換三次衣，甚至更多。什麼冬暖夏涼的房子，冬天冷得要命，夏天下午室內和戶外只差一度，這就是台北市價一千五百萬的大倉庫，反正他們都鄙視我，說我不會賺錢，賺的

錢就是那麼少。我只能正對著電風扇吹。這樣的窮人、低收入戶，還去領養了一堆貓狗。我就是照睡，睡掉那些人的話，睡掉跟錢有關的事，睡成一個比較順眼的人生。

我去了老家。我老家門牌三五七號，獨門獨院。有一塊小草坪，上面有小白的的大便。小白常躲起來睡，因為我弟弟、弟媳不喜歡牠。沒有人喜歡牠，沒有人幫牠洗澡。我忘了小白的樣子。兩年了，自這個該死的肺炎。我去了老家的每一個地方，每一個角落都變了。我去外面找螞蟻，抓狗的跳蚤，幫小白洗澡。這樣親密的地方都去不了了，這些親密的事都做不了了。我剛剛才和我媽媽坐在一起，我剛剛才在那片熱裡，就回到這個鄙視我的台北了。

我弄菜切菜弄了一個小時，爐火的熱由手臂滲進我腦袋，留出一條汗。濃縮成一瓶菜油。煮著煮著，我摸到了狗的手關節，瘦瘦彎彎的。我越來越沒法跟社會溝通了，瘦瘦彎彎的。把食物煮軟了端到桌上，太陽已經起床四個小時了。

靠近我們的稻田荒廢了，一大片的雜草。死的人太多了，風也不涼了。一條一條的枯死，一條一條的生命。靠近我們的公園也荒廢了，空空地矗立一座溜滑梯。滑板裂了，一條一條的草越長越長。旁邊有棵野生波羅蜜，我經過那裡走去老咖啡店。老咖啡店裡沒有人，好像我去錯了地方，好像所有地方都雜草叢生。沒有人去回答神的問題，死的人太多了。即便在睡覺裡，我都看到了那裡的死人。

我偷摘了路邊的芒果，準備給我小孩吃。野芒果的青色在我手裡，好像神給我的青色。路邊的草都長了，沒人割草。腳踩進裡面沙沙的，我在草地上跑了起來。全身熱熱的和起床六小時的太陽在一起。在睡覺裡的太陽不大，熱度剛剛好。

靠近我們的稻田東歪西倒了，分不清是稻子還是雜草。田裡沒有水，見到土地了。見到那麼多細瘦的蜻蜓，透明的眼睛見到太陽就飛走了。我媽媽坐在那裡看電視，她從那裡去了外面。我在煮菜的油煙中去了那裡，見到那紅色的蜻蜓，聞到那些發臭的水溝水。吸著廚房的熱，吸著鐵皮屋頂的熱。

靠近我們的巴士總站是空的。熱氣在滿頭白髮上。車站的攤販消失了。醫院的停車場總是滿的，跟野草一樣滿。熱氣在幾百台無人車子頂上。這種熱穿過我雙手雙腳，我像工人一樣流汗。熱一遍一遍來了，髒水從每一戶人家的廚房流出來。我媽媽叫我去買水果。在睡覺裡我一次又一次幫她買水果、買吃的、買這個那個。她的腳走不動了。

出大門的柏油路滿滿的熱，我過世的小姑姑死白的皮膚在烈日下打傘。她白成一場細雨，太陽雨，瘦成一條雨。我叫了她，她回頭望我。說，不用來看我。偶爾，我爸爸會想起這個妹妹。莫名其妙就死去的妹妹。臨走前，她都拒絕了探望。客氣地說，不方便。

我剛剛才和我媽媽坐在一起，我剛剛才在那裡開我老爸的破

車，載我媽媽回她的老家。不管多老了人都想回老家看一看，即便老家根本消失了。老家那條沙土路睡著了，幼貓死在我手上。我去埋在第三棵樹下。我去買了能量飲料，廢飲料。人藉消費來減少消沉感，也太低級了。人就是這樣。我一邊寫著一邊找回了一點生活意志力。我的腦，喝了黑色汁液，肚子就空了一半。我的唇破了一半，就聞著我的貓。我兒子把時間遮住了，我正好看不見時間。我先生用強力清潔劑，噗嘶噗嘶的噴頭聲。我的貓長出手指，牽了我的手。我湊近她的熱。

那些是沒有人要的回憶。黑螞蟻爬上我的裙子，回憶這成串的熱。這沒有人要的熱，長成了一排黑色螞蟻，爬著來找我，爬上我大腿。熱成一羣蚊子，隨便亂咬人。我在那裙子裡裝了滿滿的字，還有我媽媽的臉。她顫抖的腳抖著抖著我裙子就破了。我縫縫補補，貓舔著舔著。牠舔出來的熱比那些廟更撫慰人心。牠舔著舔著我的裙子就濕了。我滿身的、滿耳朵的熱，扶著我媽媽的臉。我裙子破了，破成白色的水鬼花。我媽媽的時間破了，軟軟的爛菊花。

當那種鳥從我頭上飛過，發出那種聲音，好像我正在變成那隻不祥的鳥，發出死亡的聲音。越來越多人的名字成為泥土，心跳聲成為鳥叫聲。我把熱用雙手合上，合在掌紋裡，滲出微微的汗珠，好像一切都順理成章地消失了。我把鳥叫聲抹在裙子上。

那裙子盛開了，開成一張少女臉，飛進去的是蝴蝶的無聲無息。沒有冷氣的巴士的涼風，少女的臉被吹成一顆乳房，吹成一

隻幼貓。滿臉的眼屎鼻涕，站在水泥地上，拖著病步，我用手把她接過來。

我在那不祥的鳥叫聲裡醒來，我的雙手滿是汗珠，已經準備好要爬起來。我得維持正常作息，因為我兒子還住在我身體裡。早上我得叫他起床，送他到校門口。我的外套掉在地上，貓就去睡。我兒子的書包放在地上，貓也去睡。我兒子他現在的力氣，已經可以輕易把我推倒。當他沒法用語言精確表達感受、不滿，他會用盡力氣擠我，撲我。一天要討抱幾次。天色晚得快的夏天，渙散的快的天色。貓吃完肉泥去放了屎，身體很舒暢地去睡了覺。兒子吃飽去睡。和兒子在一起，一切都渙散得快，才剛剛摸到就消失了。

熱摸在大地上。我在曬自己。慢慢由熱度激起自己的求生意志。雖然沒有求死，明確自己沒有求死，但消沉也夠令人難受。我現在無病無痛不能消沉。強勁的沮喪窩在我心裡，我一小步一小步地挪，要把自己挪出去。要換一張臉，換成乾淨的白衣衫。我土生的熱還摸的到，在我身上洗不掉的。很多東西越來越矮小，一塊塊脫落。被遺忘的臉盛開在滿街的熱裡，熟成米被我吃掉了。

寫好的東西埋在我雙腳了，我站起來帶它們去散步，帶它們去邁開腳步做家事。字越來越多了，我很想向誰說。我到台北了，可沒人可說。我已經把字埋好了，埋在一本一本書裡。我得維持正常作息，因為我兒子還住在我身體裡。我得快快把字埋好，把命運埋好。我的手上還有洗幾百次都洗不掉的葬禮。



在我睡覺的黃色氧氣筒裡，這個月是回老家，下個月是小學同學會，下下個月是高中同學會。一路到底，就是我家。就會看見我的小白。我作了一些筆記，外公的臉在那裡睡覺，我媽媽的臉也在那裡睡覺。外公不會記得我的臉。陽光白閃閃，我又去了那裡。我家那條路，走到底，一直到底，現在是一間大型超市。

這些沒有人要的回憶，黃色的一條條，發黃的鐵路，發黃的月色，斷斷續續的、再也發不出聲音、不想再發出聲音的回憶，在我腦幹裡成為一座真正的荒島。我知道自己終將消失，這一大片貓的豐滿，軟軟的塗了我全身。

那麼年幼就死去的貓。月亮半圓著，就要缺了。我埋在那裡，只有我一個人知道，跟那些沒有人要的回憶一樣，可我更留住了它們。我在這裡陪一隻病狗，散了很多的步。靈魂在那裡玩溜滑梯，他們是真正的孩子。表面是乾的，裡面還可以用。

天熱得很快，那些貓毛去過的地方很多。想起那些鄙視我的人，不能讓他們得逞。我得努力修好自己精神的破船，自己治好自己的恨神病，再劃水前進。船身滿是汗水。

我媽媽的臉變了，我的雙手已經長大。狗用力地踢毛，毛落到我手上。貓強化了我的活著的意志，粗壯了我的手。到了熱又長出來的時候，跟這裡的人不一樣，我一次又一次期待熱的盛況。我又熟一次。變紅一次。

在這種自然的光線中，自然的熱裡，船身上的號碼已經剝落。眼睛自然吸收了貓毛，腦幹也變紮實了。我還沒找到一個好句子，跟動物們在一起時候那些都無用。在這種自然的光線中，我的身體才醒了，熱成那樣，電風扇正對屁股吹還蠻爽的，吹成破爛的熱。在小小房間的床上，熱成漫無目的，我的身體被切成了一半。二分之一是小孩，二分之一是填飽肚子。

光線漸漸穩定了。第二本、第三本，輕一點、厚一點的書。沒有行李的睡覺，沒有我的睡覺。天黑有天黑的毛病，睡覺沒有毛病。

刺眼的熱氣很自然的消失了。兩隻耳朵慢慢的飛，在我回不去家的路上。車子開過的噪音一台接著一台飛過，我的記憶已經被毀壞。孩子的聲音那麼大，已經刺穿我身體，在我身體裡破曉。

散文組 優選獎

## 〈我睡覺的時候〉評語

孫梓評

一百年前，吳爾芙在一篇名為〈現代小說〉的散文中，對寫作的「進步史觀」發出質問，也對必須符合某種想像的作品才能稱為小說一事存疑。讀〈我睡覺的時候〉，讓我想起吳爾芙說「如果他可以根據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傳統來寫作」——在意識的流動中進行對敘事的反叛。於是，住在一座市價一千五百萬的大倉庫裡的「我」，只有「睡覺的時候」才得到精神的自由，那樣的時候，身體與現實不再是牢獄，可以逕自前往想去的地方：故鄉。被鋪陳開來的「這些沒有人要的回憶」，既是對親人現況的想像與探問，亦是少女往事的追憶與重溯，文字往來於兩地間，像有顏色的絲線，密密織縫。使整幅圖像不顯紊亂無聊的技術，當然還包括作者獨具風格的文字，總在恰當的暗處，鑿出神采與光亮。也是吳爾芙說的，「如果我們想要的是生命本身，那麼這就是了。」

